

黄宣民 点校

顏 鈞 集



颜 钧 集

[明] 颜 钧 原著
黄宣民标点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颜钧集/(明)颜钧著;黄宣民点校.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

ISBN 7-5004-1674-1

I. 颜… II. ①颜… ②黄… III. 颜钧-哲学-泰州学派-文集 IV. B248.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0277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75 插页:3

字数:188 千字 印数:1—3 000 册

定价:12.00 元

咸豐六年鐫



顏山農先生遺集

瀘溪虞餘書屋藏

顏山農先生遺集凡例

一先生文集不惟未曾刊行即鈔本亦罕觀此本係嘉慶初哲嗣特璋上舍所搜輯手錄者後轉落他氏之手比年哲嗣鎮瀘茂才始復得之尹介峰孝廉爲珍藏之今刻以此本爲底稿用附刊原鈔數語以志是書之幸存頗有此爾

一校勘尤重遺集斷簡殘編足資考訂近日賢裔學淵再三搜輯復從中暇獲一舊鈔本首尾脫簡甚多疑即此本所從出者就其中所有核之此本尙有遺佚今採參論辨二首附後問答

顏山農先生遺集卷之

榜文

急救心火榜文

同邑後學尹繼美編校
瀘溪族裔顏學淵校刊

庚子秋聞榜告急救必火於江西城會講在豫章
同仁祠中翕然信從士類千五百人內得建昌羅
近溪與農矣志終明聖學

竊謂天地之所貴者人也人之所貴者心也人爲天地之心心爲人身之主歟朕淵浩獨擅神聰變適無

中陵四房觀靜公五世孫應時公位下第四房
鈞公世系揭圖

揭圖排行字號 武破左輔右

天國武

二十五

二十六世

二十七

二十八世

鈞

而益

敏

10

積款賜
宋理學

十四年
月十三

敏
一

22

1

念教心

三月二十

夜三

私傳文

虎安

養顏益壽

1

10

1

1

序

李学勤

为这部《颜钧集》，即《颜山农先生遗集》写一小序，使我心中异常激动，因为这是我们三十多年来屡次访求而不能得的孤本秘籍。

颜钧是明代重要思想家，见于《明儒学案》的《泰州学案》。这一派学者很受研究思想史、学术史的诸家重视，称之为泰州学派，还有过名之为王门左派的。关于颜钧的生平、师承和学说，黄宣民先生在本书前言中已作了详细的论述。

1957年夏季，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开始编著。这一卷包括唐宋元明，泰州学派的研究列为重点。鉴于《泰州学案》内容简略，前人的研究数量有限，侯先生十分注意这一学派作品的搜集。记得当时蒙容肇祖先生以何心隐《囊桐集》、李贽《九正易因》抄本相假，侯先生非常高兴，随即组织将《囊桐集》整理标点，以《何心隐集》为题，交中华书局出版。1985年，他在自传《韧的追求》里还特别提到这件事。

侯外庐先生对泰州学派的评价，是以他研究十六、七世纪中国思想演变的总认识为背景的。他为前苏联《哲学问题》杂志撰写一篇论文，题目是《十六世纪中国的进步的哲学思潮概述》（中文本发表于《历史研究》，后收入《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改题《十六、七世纪中国进步哲学思潮概述》）。文中阐述“当时出现了四种进步的哲学和社会思潮”，其一便是“泰州学派的反封建的‘异端’思想”，并提出“泰州学派的思想是传播于下层社会的，因而被封建统治阶级目为‘黄巾五斗’、‘左道惑众’”。

《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以及后来的《中国思想史纲》、《宋

明理学史》，都讨论了泰州学派，但颜钧一直没有材料，在学派的系统中缺了一个重要的链环，这是何等遗憾的事。

通过《思想通史》第四卷的工作，我们对十六、七世纪思想文化的宏富，有强烈的感受。我和杨超先生特别有兴趣于明清之际。那几年，我们两人常在晚间去中山公园茶座，举行所谓一个人的“讲座”，一个人讲，一个人听，其间每每谈及明清之际。经我建议，杨超先生决心用较多时间作这方面的探索，首先是到各图书馆查阅这一时期的著作，做出卡片。他收获颇丰，多次邀我往看，可是不久“文革”兴起，他遽尔辞世，卡片恐怕也荡然无存了。

明清之际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大时代。我常想，中国的学术文化源远流长，其演进嬗变，几千年间奇峰迭起，然而就近代以前而言，变化剧烈、规模弘阔、影响深远者，也不过是少数时期。明清之际，社会、政治、民族的矛盾皆甚尖锐，加之欧洲势力扩张，西学开始东渐，形势更趋复杂。学术界处于这样的契机，大家辈出，其气魄之盛伟，贡献之卓异，堪与先秦百家相比美。这个大时代，确有许许多多的优秀成果，值得我们去探讨和发扬。

不过，这样一个大时代的人物和作品，大部分在清初以后竟长期被贬低，甚至遗忘了。查其原因，大约不外两点：

一点是人们常说的，就是清朝政府的禁燬。自清初以来，文网严密，忌讳繁多，明清之际的著作，或因其文，或因其人，大批遭到查禁抽改。得以幸存的，也很少人再敢刊印。于是大量作品流为佚书，至少是罕见版本，一般人难于接触。实际所谓禁书，内容也不见得有多少违碍。例如侯外庐先生曾收得金堡的正续《徧行堂集》，细读便是如此。就连吕留良的著作，也是一样。

还有一点，乃是当时学术风气的丕变。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说，清初学术界鉴于明人空疏之弊，崇尚朴实。同时，清代学者又多好讲门户，建立汉学旗帜，把宋明之学批得一无是处。在这种风气流行之下，明清之际学者的浩瀚作品遂为人

们弃置，有些到近代才被重新发掘出来。

颜钧这部遗集的命运就很差舛。原来颜钧的著作不少，留存到咸丰六年，始由其后人付梓。这一版本，大概是由于其时战事的缘故，没有能够流传。多少博通的学者，竟无一人知道。幸有颜学恕先生保护此书，配成足本，使颜钧平生著述终不失坠，可称书史上的一段佳话。

黄宣民先生追随侯外庐先生多年，继任侯先生创建的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主任，于思想史有深湛研究。他在获见本书后，精心研究整理，曾在外国举行的学术会议上提出《平民儒者颜钧及其大中哲学》论文。他还广征各种文献，为颜钧新编年谱，使其行事学承昭然于世，这部《颜钧集》于是更为完美。

尤其令人欣幸的是，黄宣民先生的工作已不限于颜钧一人一书，而扩充到整个泰州学派。他由颜钧上溯到王艮和徐樾，又下延至何心隐、罗汝芳等人。他注意了王艮弟子樵夫朱恕，以及朱的弟子陶工韩贞，特将万历本《韩乐吾先生遗集》与雍正本《韩乐吾集》汇编校订，成为《韩贞集》，附于《颜钧集》后，无疑会得到大家的欢迎。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黄宣民先生将把泰州学派的事迹和理论，更多地揭示出来。

一九九四年冬至日

于北京昌运宫

前 言

黄宣民

—

颜钧（1504—1596）字子和，号山农，又号耕樵，后因避万历帝讳，更名铎，江西吉安府永新县三都中陂村人。世代以儒为业。父应时，任江苏常熟训导。兄弟五人，钧居四。兄弟中，除仲兄钥中举得官外，其余都是布衣儒者。颜钥字子启，号钟溪，嘉靖甲午举人，历任山东茌平教谕、新城知县，后改湖北枝江知县。他是北方王学传人之一，也是颜钧青年时代的引路人。

颜钧自幼体质孱弱，智慧不开，被人目为痴儿。十二岁随父在常熟学宫里读书。但他不喜读科举程课，自谓“穷年不通一窍”。十七岁，父病故于常熟。次年，随兄长扶父柩归永新，未及安葬，长兄钦又被都人诬告，陷粮役三年，家道从此中落。颜钧因家贫不能继续学业，一度陷入苦闷。二十五岁，得仲兄钥自白鹿洞书院抄回王阳明的《传习录》，读到“精神心思，凝聚融结，如猫捕鼠，如鸡覆卵”四句话时，感奋不已，决意实行。他于是静坐七日夜，闭关悟道，自觉一旦豁然，心性仁知，光明洞开，读《大学》、《中庸》，一目了然。即在家乡组织“三都革和会”，传室引家，宣讲儒学伦理要义，如“讲耕读正好作人，讲作人先要孝弟，讲起俗急修诱善，急回良心”（《自传》）。这项活动，直到他母亲去世才停止。

颜钧服母丧期满，辞家出游。先在吉安府境内遍访阳明门下弟子，曾从安福刘师泉学，无所得。然后北上，在北京遇贵溪徐樾，从学三载。复由徐樾引荐，赴泰州王艮门下，受传“大成仁道”（即大成学）。嘉靖庚子（1540）秋，颜钧自泰州回江西，在

南昌张贴《急救心火榜文》，向应考士子宣讲“六急六救”。南城罗汝芳考试落榜，听颜钧演讲救人心火，顿觉心情开朗，即下拜称弟子，后来成为颜钧门下最有名的弟子之一。是年冬，王艮逝世。颜钧闻讯，即赴泰州心斋祠祭拜，并在当地开展讲学活动。

甲辰（1544），颜钧随侍仲兄钥住在北京。是年，罗汝芳中进士，不愿参加殿试，仍追随颜钧游讲四方。后来他们一道赴泰州，以王艮家乡安丰场为活动中心，在周围地区宣讲他的大中学（即其所谓“大学中庸”之学）。第二年夏天，与罗汝芳在扬州会讲，写了颇有特色的《扬城同志会约》。

丁未（1547），颜钧自泰州返江西，偕罗汝芳等游访南城、金溪以后，回到永新住了一个时期。他的另一名高弟、著名思想家何心隐，就在此时来投师问学的。辛亥（1551），颜钧随同门友赵大洲赴广西荔浦贬所。次年，云南布政使徐樾战死元江。颜钧闻讯，即往云南寻找老师徐樾遗骸。数年间，几经辗转，终于获樾碎骸东归，附葬于泰州王艮墓旁。

丙辰（1556），颜钧与罗汝芳一同上北京，参加了大学士徐阶主持的灵济宫讲会，并应邀赴徐阶府第论学。孝感程学颜会试落第，因罗汝芳的推荐，从学于颜钧。明年，颜钧以“知兵法”的“异人”身份，受到总督胡宗宪礼聘，与程学颜同往宁波总督府，参与“征剿海寇”的军事活动。舟山一战，自谓“倒溺千百倭寇于海”，受到表彰。戊午（1558），他留下次子参军，自己继续在大江南北一带讲学。

颜钧关心人民疾苦，往往上书当道，抨击时弊。因此，他的讲学活动，甚为当局所不容。丙寅（1566），颜钧在扬州买船正待南还时，即为南都提学耿定向派人诱往太平（今安徽马鞍山市）讲学，不三日，即遭逮捕，解往南京监狱。在狱中，他被打得死去活来，“刑棒如浆烂，监饿七日，死三次”（《自传》）。后因查无实据，强诬以“盗卖官船”定罪，罚交“完赃”银三百五十两。隆庆三年（1569）三月，经罗汝芳多方募捐救助，如数交纳银两后

出狱，即遣戍福建邵武。颜钧到戍七日，旋为两广总兵俞大猷接往军中，作“参谋之用”，参与征剿“海寇”曾一本的活动。五年（1571）五月，颜钧被遣送回乡，免除了“罪人”身份。此时，颜钧已年近七旬，他晚年的活动范围，大都没有越出江西，且多半在家从事著述。现存《颜山农先生遗集》中的许多文字，都出自他晚年手笔。万历丙申（1596），颜钧逝世于永新家中，年九十三。

二

颜钧是泰州学派的重要传人，也是一位颇有思辨头脑的哲人。他继承了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传统，思想上具有鲜明的平民性格。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传道对象面向平民大众。颜钧传播儒学不分贵贱贤愚，其主要对象是则是下层民众。他经常深入民间，向市童、野叟、灶丁、仆人、农夫、樵者、陶匠，乃至僧、道、庵人等各阶层民众，宣讲他的大学中庸之学（即大中学）。当然，他也没有忽视向官僚士大夫传道证学，所谓“志同者证心，心同者证命，珊瑚而功名者证政”（吴焕文：《纪游》）。他善于针对不同的对象，宣传自己的主张。加上他的传道方式所特有的宗教神秘色彩，在群众中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听讲者有时多达数千人，社会为之轰动。

第二，简化儒学理论。陆王心学派较早重视儒学理论的简易化。如陆九渊称赞“易简功夫终久大”；王阳明则说：“功夫只是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王阳明年谱》嘉靖六年）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进而将儒学理论简易化与儒学平民化联结起来，宣称孔门圣学即是以“简易”为宗旨，说“此至简至易之道，视天下如视掌，随时有处无歇手地，故孔子为独胜也”。又说：“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上引均见《重镌王心斋全集》卷三）。颜钧承继这一传统，更“心造”出大中学来。所谓“大中学”，即是将儒家经书《大学》

《中庸》变化成“大中学庸”的专门学问。颜钧认为，“大学中庸”四字，即是孔门六经的“题旨”，故以此将整个儒学简化为大中之学。另一方面，他又把大、学、中、庸四字变成各自独立的哲学范畴，并与《周易》“六龙”相配，然后加以错综变化，使之成为一种易知易行的宇宙和人生哲学。

第三，心性自然论倾向。颜钧认为，人是天地的中心，“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者和创造者，所谓“人为天地心，心帝造化仁，是仁惟生，是生明哲”（《论三教》）。生即是性，性即是生生不已，自然流行。至若情，则显得周流曲折，完满表现人事间的和谐。他又认为，心可以一分为二，一曰性情，二曰神莫。性情成象成形，可以被感知，而神莫（按：颜钧解“神莫”为精神与莫能，又训“莫”为“实”）寓于性情之中，是推动世界运动变化的巨大精神潜力。颜钧肯定人欲出于生性自然，所以他认为理学家的“制欲”论，违反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即违反了自然与人的本性，与儒家适应自然的“体仁”精神不合。贺贻孙记述他“尝与诸大儒论天命之谓性，众方聚讼，先生但舞蹈而出”（《颜山农先生传》）。从理论形式上看，颜钧的心学是极端唯心主义的；若从实质上看，此种心学更接近于自然主义。因为他们讲“率性”、“任情”、“赤子之心”，思想上没有伪装，能讲真话、实话，好为不平事鸣不平。但也往往因此得罪当权者与假道学，招来牢狱之灾，乃至杀身之祸。从颜钧、何心隐到李贽，之所以都被看作“不受名教羁络”的“异端”而受到政治迫害，其重要原因即在此。

第四，传道活动的神秘色彩。颜钧读书不多，而且“读经书不能句读”（王世贞语）；“辞气不文”（罗汝芳语），缺乏知识底蕴。所以他传授儒学，不重书本知识，而是注重所谓“天启”与“心悟”，如教人闭关静坐，默悟体道，“自见其心”，乃至立坛设教，乞求神灵（如他曾率罗汝芳等在泰州制造“大中垂象”的神话），增添了儒学的神秘色彩与宗教气氛。因此之故，颜钧很少讲理学道统如何相继，而只是注重于禅家衣钵相授，而且他本人也以泰

州衣钵受传者自命。其门人吴焕文说，自王艮死后，“夫子（指颜钧）心知继承之在我，有如破头之衣钵，非曹溪其谁归？”（吴焕文：《纪游》）比起王艮，颜钧更少理学家气象，更多宗教家的神秘。

第五，道德化的社会理想。颜钧的理想社会，就是王艮设想的所谓“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王道”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伦常秩序井然。施政者不用刑罚，而是通过教化，使“天下之人为善”，“愚夫愚妇皆知所以为学”，实现“老安少怀”的社会理想。颜钧的《急救溺世方》、《急救心火榜文》、《告天下同志书》等，都反映出他对上述社会理想的追求。

三

颜钧被称为“江湖大使”或“儒侠”，是明中叶一位颇有影响的平民儒者。但在当时，他的著作并未行世，故后人知其思想全貌者甚少，虽如史学大家黄宗羲撰《明儒学案》时，他也未能读到颜钧的重要遗稿如《急救心火榜文》等，否则，他是不会无所采择的。据清康熙《永新县志》记载，颜钧著作有《山农集》、《耕樵问答》二书，然均未见刊行。迨咸丰间，始有《颜山农先生遗集》九卷本问世。关于颜钧著作的成书经过，大致如下：

从现存《遗集》卷二《失题序》看，颜钧生前已着手自编文集，如谓其“遂将心供详晰为首册，次规邱隅，昭揭成功”。此处所谓“心供”，即指他在万历壬午（1582）所撰《自传》（卷三），他已拟定将此传列入其文集首册；所谓“邱隅”即指其《邱隅炉铸专造性命》（卷四）一文，也打算收入集中。然至今未见其所编次卷目。此书是否编成，已难查考。颜钧死后，永新知县管心园报请将颜钧主位入祀乡贤祠，故汇集颜钧遗著送呈提学陈懋德（云怡）审阅。陈氏在其所作《勘语》中盛赞颜钧道德学问，准其

入祀乡贤祠，并录其孙某为诸生，然后将县署所呈“遗籍发回先生之家”云云。所谓“遗籍”是否成书，史无明载。即便成书，如《山农集》、《耕樵问答》，亦未刊刻，当属事实。

清初，江西湖西道施润章很景仰颜钧，曾说：“使公如在，当北面事之。”（见何属乾《又尚集·乡贤传》）康熙丙午（1666），他派人赴永新县署，搜访颜钧遗稿。然而，原有遗稿失落，再四旁搜，后来从贺僧护（永新人，明遗民）篋中搜得二十余篇，“因誉呈览，檄命付梓”。无奈施润章旋奉命裁撤，离开江西。于是他载稿东归，又未及出版。

施润章东归以后，永新教谕何属乾（不息）因读贺貽孙《颜山农先生传》而感悟，又访集山农遗稿于农家，“得抄本二十八篇”，并请著名文士黎士弘（媿曾）鉴定、抄录、整理成集，由何属乾作序（即今存《颜山农先生遗集旧序》）。但是，这个集子也没有版行。后来尹继美在编校山农遗稿时，亦未见到这个何氏辑本，感叹不已。他在《颜山农先生遗集·凡例》中说：“康熙间，何公不息撰《又尚集》及序先生遗稿，只谓得文二十篇，并未言其有诗。今按此本文数过之，而诗亦多，岂渠时采访未遍耶！抑所谓二十篇者系渠手选择耶！但其本不得见，其序尚存。”

嘉庆初，在颜钧遗稿湮没二百年之后，复由颜钧裔孙特璋搜集并手录、编辑成书。他在嘉庆二年（1797）为该书所撰跋语说：“吾祖理学山农公，起自布衣，名闻天下。乾隆庚寅（1770），予与族叔映光续修族谱，止刊《急救心火榜文》、《告天下同志书》、《劝忠》、《劝孝》二歌。《祖述箴余》未刊载。辛卯年（1771），予肄业合东东塘祠，将吾祖著作除散落四方过半外，所存杂文及箴言、诗歌，请业师左鹏飞先生评鹭，久欲鸠集刊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兼之本朝查书甚严，又迩来祠田衰薄，各派萧条，不能助貲，故寝其事。今予韶华已去，花甲将临，时值秋气平和，用搜集吾祖遗文，都成一集，以望后之嗣孙有志家学者，倘能振丕先泽，付之剞劂以垂世，不至汨吾祖理学之芳声也。”这里讲得很

清楚，颜钧遗集此次未能出版，原因有二：一是颜家没有钱，二是清朝查书严。但是，颜氏后人没有辜负特璋所望，终于在咸丰年间将颜钧遗集刊刻传世。

今本《颜山农先生遗集》成书于咸丰五年（1855）。此书由永新颜氏族裔镇瀛、学渊搜集，同邑后学尹继美编校，颜氏族人与乡邻助资付梓。据尹继美为该书所撰《凡例》说，这是颜钧著作的唯一刻本。他说：“先生文集，不惟未曾刊行，即钞本亦罕觐。此本系嘉庆初哲嗣特璋上舍所搜集手录者，后转落他氏之手。比年哲嗣镇瀛茂才始复得之，尹介峰孝廉为珍藏之。今刻以此为底稿，用附刊原钞跋语，以志是书之幸存，奈有此耳。”又说：“近日贤裔学渊再三搜辑，复从中陂获一旧钞本，首尾脱简甚多，疑即此本所从出者。就其中所有核之，此本尚有遗佚。今采添论辨二首，《耕樵问答》一首，且借以订正此本之误处不少。”然而，据颜学渊在该书卷目后跋语说，是他“获嘉庆初钞本”。而颜镇瀛也接着说，是他从西乡返中陂故里，搜览遗文，“今夏（按即咸丰五年夏）出此本，与族子学渊谋梓。逾秋，托同年尹是轩（继美）茂才编校。原本钞撮庞杂，今则体制秩如焉。”此处且无论是谁获得嘉庆初钞本，现存《颜山农先生遗集》九卷本出自颜特璋本则是无疑的。

咸丰六年（1856），《颜山农先生遗集》作为颜氏族刻本问世。此书上距颜钧逝世二百六十年整。虽然由于世远年湮，文多散佚，但它总算是保存了一批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使颜钧其人其事及其思想面貌概然可见。然而，此书出版时，正值太平军与清军在江西鏖战之日，双方在吉安、永新一带几进几出，形同拉锯。故此书刚一问世，就受到战火的考验。此后历经战乱，它似乎又变得无影无踪了。

本世纪20年代，颜钧十二代孙学恕先生年少时，偶见族叔家酒坛上盖着一本书，拿起一看，得知为《颜山农先生遗集》一至四卷。即征得叔父同意，将此书珍藏起来。民国三十二年

(1943)，颜学恕先生任教于本乡蓬洲小学，与同事贺香心先生相契。贺先生的先祖贺善来（1612—1684，字僧护）曾收藏山农遗稿。一日，偶谈及本县名人，故他对山农深表敬仰。又言及山农遗集事，颜先生说已收藏前四卷，后五卷未得见。贺先生听后欣然说，我家旧书多，回去找找。不久后，他果然找出该书五至九卷，并作《弁言》以赠之。于是颜先生得到一部咸丰永新颜氏家刻《颜山农先生遗集》足本。我们可以说，颜镇瀛、颜学渊和尹继美是首刊此书的功臣，而颜学恕、贺香心二先生则是保存此书的功臣。

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万象更新，文化出版事业亦日趋繁荣。颜学恕先生早有志将所藏《颜山农先生遗集》重新出版，以广流传。1991年春，我读到胡迎建先生所撰《新发现的族刻本〈颜山农先生遗集〉》（载《文献》1990年1期）一文后，即通过永新县地方志办公室龙飞主任，与颜学恕先生取得联系。这年十月，我和全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诸葛计教授一道前往永新，拜访颜学恕先生。承蒙颜老先生慨允，将此书携回北京鉴定，联系出版。此书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教授鉴定，认为确系颜钧遗著，且颇为稀见。我们认为，此书无论从版本或从史料来看，都有出版价值，故建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郑文林社长、王俊义副总编辑欣然表示同意，并请黄德志副编审担任责任编辑。

《颜山农先生遗集》原刻系竹纸本，高25厘米，宽16厘米。每半页10行，行20字。上下有天地，中缝有卷次、页码。全书共计227页，分订上下册。上册一至四卷，下册五至九卷。卷首扉页右上有手书“咸丰六年镌”字样，下面接着黔有“颜文启”、“颜学恕”两方印章；中为手书“颜山农先生遗集”；下署“泸溪庆余书屋藏”，字体近乎隶碑之间。卷首有何属乾撰《颜山农先生遗集旧序》、尹继美《颜山农先生遗集凡例》、《颜山农先生遗集目录》并颜学渊、颜镇瀛跋语。下册卷五前有贺香心手书《弁言》。

全书九卷。卷一有榜文、书、记；卷二载序、引、辨、论；卷三为题跋、传；卷四、五为杂著；卷六为耕樵问答；卷七古体诗；卷八近体诗；卷九为附录，其中附有门人程学颜、吴煥文、罗汝芳以及曾守约（罗汝芳弟子）等的诗文，提学陈懋德的《勤语》，贺貽孙、何属乾等人的有关传记资料；书末有颜特璋《颜山农先生遗集原钞跋》、《原钞同校姓氏》以及《新刻校阅助贲姓氏》，殊为难得。

现在出版的这个新本，离咸丰刻本将近一百四十年，也是颜钧遗著的第二个刊本。关于这个新本，须作几点说明：

一、新本系在原刻《颜山农先生遗集》基础上加以标点整理。为有别于旧本，今更名为《颜钧集》，并请李学勤先生撰写新序，冠于卷首。

二、新本保存了原刻《颜山农先生遗集》卷一～九的内容与编制，但将旧本卷首所刊何属乾《旧序》、尹继美《凡例》、颜学渊、颜镇瀛卷目后《跋语》等移置卷九，作为本书附录一。又增补《光绪吉安府志人物志》、《同治永新县志人物志列传》所载颜钧传，以及《同治永新志》颜应时、颜钥父子传，《顺治吉安府志》、《同治吉安府志》颜钥传，《同治建昌府志》罗汝芳传，《光绪吉安府志》梁汝元传等有关资料。今本尚存有颜钧《自题像》诗以及罗汝芳所作颜山农《像赞》，但无山农像。永新中陂颜氏族谱亦未见有山农像传世，现在只好付之阙如。

三、《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序》载有颜钧《寄周恭节》一诗，旧本未及收录，今补入新本卷八《答贺长白》后。又，近蒙永新贺香心先生抄寄其先祖贺世采佚作《答山农兄郡中诗扇兼及保儿》一首，补入本书卷九罗汝芳所作《像赞》后。按贺世采即前述贺僧护之曾祖，字义卿，号养吾，永新人，官至邳州守。与颜钧并世，曾捐银救助颜钧出南京狱，颜钧在《著回何敢死事》一文附录“助贲姓氏”中纪其姓名申谢。著有《义山庄诗集》。